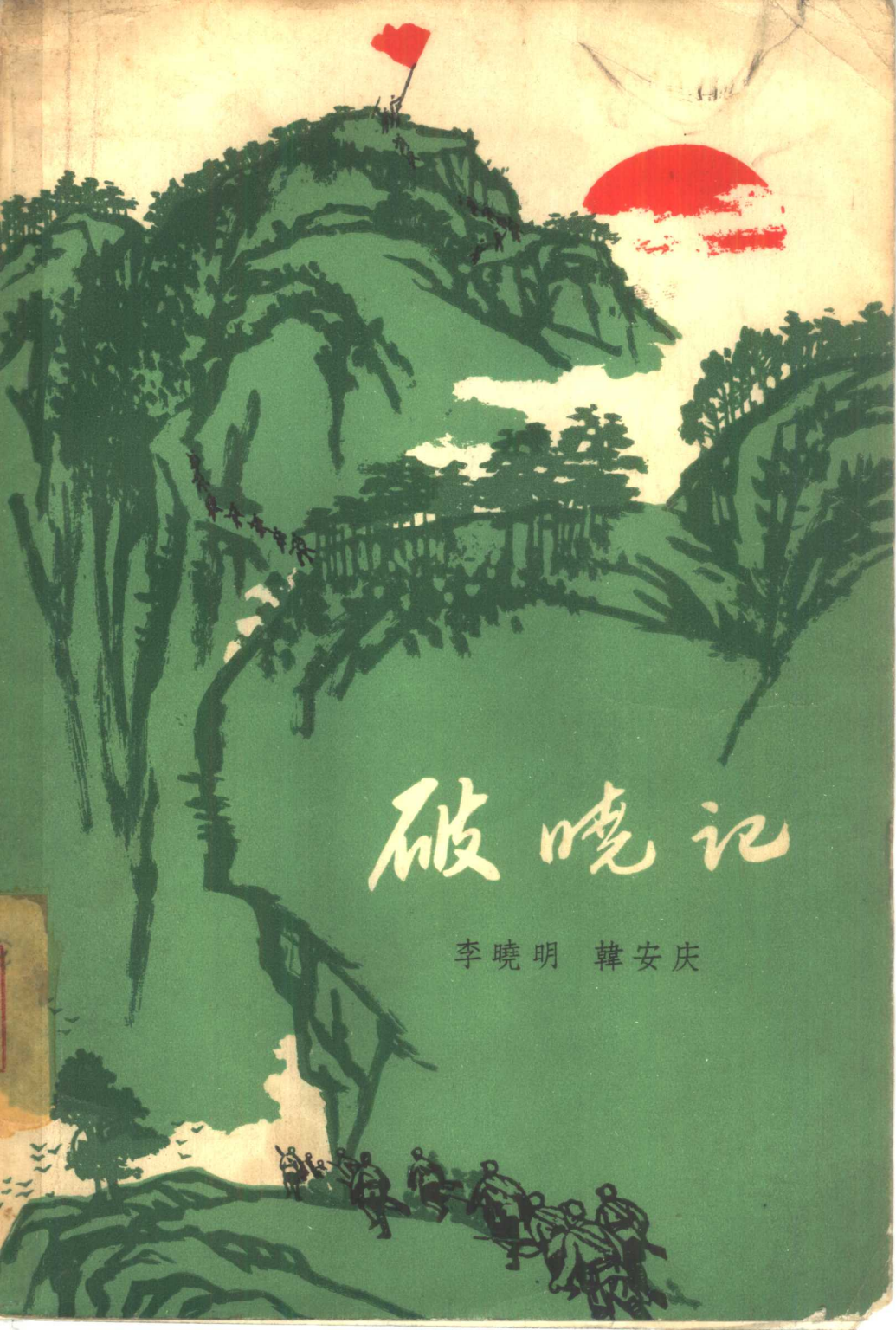




破曉記

李曉明 韓安慶

破 曉 記

李 曉 明 韓 安 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北 京

封面設計：柳成蔭

破 曉 記

書号 1849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号)

字數 28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張 13 插頁 2

196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00 册 定價 (3) 1.20 元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統一書號：10020·1849

定 价： 1.20 元

目 次

第 一 回	李家王朝横行金刚台 李三姑奶寿诞闻凶信	1
第 二 回	解放军过淮河威震金刚台 方家岩盼红军忆旧仇新恨	15
第 三 回	酒坊店江政委和老红军接头 苏家寨八爷爷捉方光富起枪	32
第 四 回	伪镇长脱逃投奔李家窑 小毛刺军情茶埠遇江峰	53
第 五 回	小毛报信滑下梳妆台 金钩钓鱼歼敌棺材沟	68
第 六 回	八爷爷活捉李妖精 茶姐子探监遇黑丑	80
第 七 回	茶埠镇军民欢度中秋节 遭奔袭江峰率大队突围	94
第 八 回	李耀龙全团埋伏不明冲 八爷爷旧地怀念方光臣	111
第 九 回	游击队被困莲花河 方克荣引路蛤蟆嘴	124
第 十 回	黑丑闖出李家圩 茶姐受刑仓房院	138

第十一回	李耀龙茶花岭上施淫威 方黑丑寒风店中显英雄	155
第十二回	敌匪軍进山疯狂“扫蕩” 江政委用計牵敌“游行”	170
第十三回	老鹰窝游鬍子上山送粮 爭主动工委会确定对策	189
第十四回	楊家祠堂賭棍保队长就职 柴火林中神枪方克荣擒敌	204
第十五回	江峰巧布疑兵計 宝来智擒六匪兵	219
第十六回	袍頸湾訪貧扎根 方克荣探圩被捕	231
第十七回	黑丑夜訪寒风店 四姐敌穴探真情	245
第十八回	闖上吊桥奋勇队受挫 調虎离山李耀金中計	259
第十九回	救方克荣茶姐牺牲 破李家圩沒收浮財	271
第二十回	摸云山方黑丑送盐 袍頸湾金宝来遇难	286
第二十一回	江峰率队血战突围 黑丑領兵夜扫战场	301
第二十二回	南天門受母訓方克荣归队 刘家寨遇亲兵八爷爷陣亡	316
第二十三回	乡保队集全力“清剿” 酒坊店回馬枪歼敌	328
第二十四回	释放俘虏分化瓦解敌人 寒风岭下小毛兄弟重逢	340

第二十五回	惩首恶方克荣独闢茶埠鎮 施毒計楊大肚假投解放軍	352
第二十六回	改造伪軍假投誠弄假成真 减租征粮武工队站稳脚跟	366
第二十七回	金銀桥姚六丧命 庙高寺女霸落网	380
第二十八回	新局面县城敌人逃窜 新任务支援大軍过江	395

第一回

李家王朝橫行金剛台

李三姑奶壽誕聞凶信

在大別山区的金剛台，有一家有名的財主。這家財主姓李，如今當家的叫李憐之。李家究竟有多少土地，誰也說不上來，就是官方也不清楚。早先有個規矩，凡是土地上了千頃的，也就是挂了千頃牌，免徵一切田糧賦稅。官方既不徵稅，自然也就不過問他家土地的情況。到了民國，這個規矩雖然不興了，可是李憐之的父親恰恰做了縣長，李憐之又做了三縣“剿共”司令，這樣，他們的土地更無人有权過問。這些年來，李家的土地一發再發，就像屎蚶滾蛋，也不知到底滾了多大。人們說：“馬跑百里不吃別人家的草，人行一日不見別人家的田。”

生長在金剛台周圍百里的人們，從他記事那天起，就知道有個李家財主；從他能够出力的那天起，就開始為李家干活。沒有到過外鄉的人，以為這個世界就是李家的天下，好像李家天生就該騎在人們的頭上，其他的人天生也就該為他們作牛馬。李家世世代代就是這樣宣傳。其實並不盡然，長久以來，在人們中間還流行着另一種傳說。

據說，李家原來並不姓李，而是姓呂。李家的老祖宗原是在

河南、安徽一带跑行商的。那正是明朝万历年間，有位当朝宰相告老还乡，携带許多金銀財宝，路遇这位行商，行商見財起心，便将那宰相害死，劫带金銀財宝逃到大別山的金剛台来，改名換姓，置庄买田，不久便成了这里的首富。

到了清朝咸丰年間，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县太爷吓得跑到山里头，躲在李家，不料走的时候把官印丢了。那时还是李憐之的老爷爷当家，他便拿着县太爷的大印假造了許多田亩契約，把許多农民的土地霸占了过来。农民到县里去告状，县太爷因丢印心亏，把柄操在李家手里，便暗地里与李家以还印为条件，将土地都断給李家了。

不过李家最会劫庄夺田的，还是李憐之。一九三〇年李憐之当三县“剿共”司令的时候，他私自頒布了一条法令：凡是紅軍家属的土地、房屋一律沒收。于是这一带所有紅軍家属或和紅軍有一点关系的人的土地、房屋，就逐漸地被他家霸为己有。同时，李憐之就将他的家从山里搬到山外，在大別山伸向平原的边沿、弯弯的金銀河旁，筑起了八面威风的李家圩子。

李家圩子和其他人的圩子不同。一般地主的圩子不过是在住宅外面挖一条圩沟而已，李家圩子除了三道圩沟之外，在沟里面还有一道圩墙，这圩墙全是用青石条由水下八尺深砌起来的，高高的圩墙倒映在圩沟的水里，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石匣子摆在水池子当中。圩墙上是一排排的枪眼，四角还有四个炮楼，这主要是防备紅軍用的。圩墙外的三道沟，也都是青石条砌起来的，三丈深、五丈寬、四方見正、沟沟相通。金銀河里的水在李家圩子的圩沟里繞上三个圈子，才緩緩地向北流去。据看风水的阴阳先生說：经过这三个圈子，金銀河里的金銀財宝就全积在李家了。

圩子里的房屋完全是宮殿式的建筑，龙头凤尾屋脊、雕花門窗隔扇、青石鋪路、方磚垫地，这一切都是出自开封、汉口名匠之手。就連那水磨青磚，也是选用最好的土质，請最好的工匠，專門开窑烧的。按照看风水的阴阳先生的指点，修造这么大的院落，在开窑时必须有一对童男童女祭窑：就是把这一对童男童女和第一窑磚放在一起，活活地烧死。这童男童女必须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他們的属相要和这一年相吻合，还得要聪明、伶俐、好看、面目一模一样。李家管的地盘虽大，但由于以上种种条件限制，找这样一对童男童女并不太容易。但终于还是找到了，一个是由淮北买来的小男孩，一个是泥瓦匠老弓腰的閨女。

老弓腰原是田家庵子的人，十一、二岁时流落到这里，一家人都餓死了，只剩他一个被李家收养放牛，后来种地。他虽然不多言多語，可是心专，摸摸索索，不知什么时候学会泥瓦匠的活儿，經常給李家修修补补。李家的房屋多，經常也少不得这样一个人，后来他便成了李家的专职泥瓦匠。

時間一晃就是三十年，老弓腰已經四十出头了，腰杆子也累得弯成弓了；李家为了收买人心，便将一个名叫四姐的丫环許給他做老婆，这是老弓腰想也沒想到的，自然感恩不尽。四姐这时还不滿二十岁，虽說不上如何美貌，可是身上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做起活来，無論是縫洗拆补、摘茶插秧，什么事都有个样子，一眼就会叫人家看出是个能干的年輕姑娘。大家都說，不管从哪一方面讲，老弓腰都配不上四姐，四姐也觉得滿腹委屈，无处伸訴。成亲之后便常常和老弓腰鬧气，而四姐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一点脾气也沒有，你不做飯他自己做，你不叠被他自已叠，你不睡觉他能够陪着你靜坐一夜，他不会說一句寬心安慰的話，可是他这一切举动比任何語言都有力；四姐的心腸軟

了，由此她拿出全部心血和他过日子，不久他们便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二人把这个小女孩视为掌上明珠。他们除了一颗心抚养这个女儿之外，就是豁着命为李家干活。

修筑李家圩子这年，那女孩已经长到十二岁。李憐之把老弓腰叫去，很客气地告诉他让他女儿祭窑的事情。当啷一声，老弓腰手中那口瓦刀落在地上，他像木橛子似的站在那里，半晌才明白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塌了，地陷了，一只魔手在掏他的心。他想求告，可是张不开口，只是用乞求的眼睛望着。李憐之看出了他的心思，笑了笑说：“你不要误会，这金童玉女在阴曹地府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差事，那也不是凡夫俗子都能当的。要不，也不会天南地北才只有你家闺女合数，这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老弓腰心里重复着，默默地从客厅退出来。他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老婆、女儿都已睡着，他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她们，望着她们只是流泪。他想带着她们逃走，逃得了吗？逃出去又逃到哪里？最后决定还是去求李家大发慈悲，他那个女人不就是靠李家发慈悲得来的吗？

第二天一早老弓腰就站到大门里等候李憐之，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李憐之才坐着轿子从窑上回来，一见老弓腰就问：“有事吗？”

老弓腰没有答话，不知怎样说才好，只是流泪。李憐之想起又是为他女儿的事来，笑笑说：“想开一点，过些日子就好了。”老弓腰卜通一声跪在地上，两只颤抖的手伸向李憐之，乞求他的恩典，两眼涌出的泪水，顺着脸上那深深的皱纹直线似的落下来，口里重复说着：“老爷，我求求你，求求你！”

李憐之见老弓腰不肯走，不耐烦了，气冲冲地说：“回家去吧，回去你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凡事都要前后想想。老实说，我李

家待你不薄，为人都要有个天理良心。”說罢，揚长而去。

“天理良心！”老弓腰心里重复着，又默默地走回去。在离他那小草棚子还老远的地方，就听到了四姐的叫人撕心裂肺的哭叫，老弓腰的腿再也迈不动了。

原来就在这一天，老弓腰的女儿被騙走了，馬上被送到窑沟祭了窑。当四姐知道了怎么回事，扑到窑上的时候已經迟了。

祭窑的时候，童男童女都穿上新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一个抱着龙头，一个捧着凤尾，只当着玩耍被哄进窑內，窑門突然封閉。两个孩子在黑窑里，望着頂上鍋样大的一块天空拚命地哭喊，那凄惨的声音在山沟里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到处飄蕩着，听見的人都把心肝五臟捏在一起。四姐伏在滾燙的窑上哭喊，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只听到深深的山谷里嗡嗡的回响，只看到那窑筒子里窜向天空的熊熊烈火，再也听不到女儿答話的声音了。她被一群亲兵强拉硬拽地弄回家里。

老弓腰终于回到了家里，他直挺挺地躺到床上好像死了一样；四姐却已哭不出声，像瘋了似的揪着老弓腰的衣裳，問他为什么不早告訴她，問他使了李家多少錢，問他有没有良心……老弓腰却一句話也回答不出来。她要 and 老弓腰拼命，一头撞到老弓腰身上，可是老弓腰仍然一动不动。老弓腰那思想早已不在这間破草房子里，一忽儿在李家的客厅，一忽儿在燒磚的窑上，一忽儿跑到阴曹地府，一忽儿又飞到三十年前。他想起他从老家流落到这个山里，想起一家人的死，想起为李家收留，想起他娶四姐，一直想到今天女儿的死。想来想去，他得出一个結論：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就連娶四姐也不是他自己事先想到的，这一切都好像有一个人在故意摆布他，这不就是命嗎？……

四姐痛心气急地想着李家如此狠毒，在李家一刻也待不下

去了；又想着自己的遭遇这样苦，遇到这样一个不爭气的丈夫，就不想再活下去，跑出去要投金銀河。走到金銀河旁，她望着那嘩嘩啦啦的河水，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在她父亲被李憐之逼死后投了金銀河的；她就是在她母亲死后被抓到李家当丫环的。她咬着牙生活了十年，李家又强迫她嫁了这样一个窝囊丈夫。这些年她是閉着眼睛活过来的，可是就連这一点生活的权利李家也不給，如今把她心爱的女儿夺走，又把她逼上了金銀河，逼上她母亲走过的那条路。她自己問自己：为什么我們母女三代的命运这样苦？难道在我們母女面前只有这么一条路？难道我們家的老老小小一个也逃不出他李家的掌心？天底下的地方大着哩！哪个山上不长树，哪个河里不养魚？走！死也不死在他这里！……想到这里她便扭轉身，朝着丛丛的小山林走去。

老弓腰清醒过来，不見了四姐，便各处喊叫、打听，毫无下落，后来听一个放牛小孩說，四姐朝金銀河走去，一直沒見回来。老弓腰料定四姐投河死了，回到家里不吃不喝，整整哭了三天三夜。他想十几年的家庭生活就像做了一个酸甜苦辣的长梦，老婆、女儿一眨眼来了，一眨眼又都不見了，这不是命，又是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便打起精神，掂上瓦刀去上工。誰知他刚刚拿起一块青磚，耳边就响起女儿的惨叫声，手一松，磚掉在地下摔成两半。他重新拿起一块，耳边又响起女儿的惨叫声，手一哆嗦，磚又摔了，他一連拿了几块，掉了几块，最后手也不敢伸了，他已經没有办法再当泥瓦匠了。李憐之念他献女有功，就让他澆花栽树做点輕活。老弓腰想到这是命中注定了的，誰叫“前世”欠下李家的債了呢？只好听从吩咐种起树来。过了两年，他望着那盛开的鮮花，那茁茁上长的树苗，也着实見爱，所以又沒

阴沒晴、沒明沒夜地豁着命干起来。

一轉眼又是十几年，老弓腰栽起来的那些树苗，已經变成一片森林。远远望去，只見树木，不見圩墙，只有爬上背后的茶花山，才能望見那綠树环抱着李家圩子的建筑。如今老弓腰已經快到七十岁，腰也压弯了，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弓”腰了。

这十几年，李家更发了，李憐之当了“国大”代表，又是河南省田粮管理局长，經常住在开封，有时跑跑汉口，逛逛南京，偶尔才回一趟李家圩子。这十几年虽然經過了抗日战争，可是紅軍不見了，新四軍也不常到这一带活动；按照李憐之的話說，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便将管家大权交在他老婆李三姑奶手上。

李三姑奶和李憐之是亲堂叔伯兄妹，他們共一个老爷爷，也就是說都是那位用县太爷的大印霸占农民土地的后代。李三姑奶的父亲从前在茶埠鎮上开茶行，她到十七、八岁上就帮忙她父亲經營，無論从大的方面盘算，或是从小的方面应酬，都比她父亲还要精明。加之有几分姿色，口齿流利，打扮得妖嬈，常常招来一群群茶販行商和一伙伙浪蕩公子，所以她家茶行門前特別熱鬧，人們一口一个三姑奶奶，李三姑奶便由此出了名。

那时李憐之才三十多岁，来到茶埠鎮便要在这位妹妹这里坐坐，几年来都保持这种不清不白的关系。李憐之也曾娶过三房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如今也都十来岁了。自从他和李三姑奶相好之后，那三房太太接二連三地死去了。李憐之請了阴阳先生，硬說什么他命里妨妻，必須要喜神来冲，这李三姑奶正合着喜神，所以尽管他們还没有出五服，不合当地风俗人情，还是藉此硬把李三姑奶娶了过来。李憐之娶了李三姑奶，接着四房、五房、六房，一直娶到十二房，果然以后一个也沒死。有人怀疑那

前三房太太是李三姑奶害死的，还有人說，李三姑奶以前給李憐之送过几次茶叶，那茶叶里放了毒药，說得有眉有眼。

李三姑奶是不是毒死了那三位太太，誰也沒有证据，不过李三姑奶狠毒，那却是大家公认的，因此人們暗地里給她送了个綽号，叫七寸蛇。她自从被李憐之娶过門，突然变得老实持重起来。她現在虽然不滿四十岁，却装得倒像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也許这是为了表示她的尊严。她不爱說話了，也不太爱走动了，經常一个人独自养神；可是当她眉毛一动，或者是眼皮一抬，在她周围的人都会心惊肉跳，对于他們來說，或許是一次灾难降临的預兆。所以当李憐之在省里当了局长之后，大家都盼着她走。她走了，不多久又回来了。她过不慣那里的生活，她对李憐之說：“你在这里当你的局长，我回家当我的奶奶。”不过她所以要回来，除此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秘密的原因。

李憐之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李耀龙，二十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县保安团长。那些年国民党四十八师在这里“围剿”时，师长很器重他，后来将他带走，現在是四一四团的上校团长，这是四十八师最精銳的一个团。二儿子名叫李耀真，抗战时在重庆上学，上課是三天打魚两天晒网，整天和一位資本家的小姐鬼混在一起；过了几年，这位小姐另有新欢，李耀真被他的情敌打了个鼻青脸肿，那小姐也翻脸不认人。李耀真在一气之下，买了张大学毕业文凭就卷鋪盖回了家。在家里也不做事，也不管家，成天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再不然就种种花，看看閑书。对于丫环、长工也比較和气，他們都說二少爷是个好人，見過世面，懂人性，是李家世代代独一无二的人物。就是从外貌上看，他也和李家的人不一样，他眉目清秀，一举一动，都显得文雅，看起来有學問，与众不同。这一切竟然打动了李三姑奶。这个近年来变得

王母娘娘式的人物忽然又想下凡，卖弄起她那二十年前的本事，不时对二少进行挑逗。李耀真一来不敢，二来也不願意，就論年紀，那李三姑奶也比他大七、八岁，所以經常躲着她，有时不得已才应酬几句，因此一直没有什么結果，这就是李三姑奶不願意住在开封，要回家的另一个原因。

三儿子名叫李耀金，背后大家都叫他李妖精。这老三是李三姑奶生的，年紀最小，加之老大、老二有很长一段時間都不在家，李三姑奶又掌权，所以对他百依百順，十分嬌慣，他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吊打捆人。原来这李家私自設有法庭，凡是他那些佃戶，或是丫环、长工犯了他家的王法，都可以任意拷打，甚至处死。他有时跑到刑房里当作好玩的，也拿起鞭子照那被拷打的人抽几下子。后来他發現那些被拷打的人总是和他家的人不对劲儿，比如他家叫那些人按期交稞，那些人未按期，叫他們按数，他們不按数；說他們偷懶耍巧，他們又不承认，說他們偷了东西，他們还是不承认，总是叫苦連天。他觉得他們耍賴，他們沒良心，他們不讲理，他跟着他父亲、母亲、管家、打手，一起生起气来，狠狠地抽打那些被拷打的人們。那些人們不但沒有屈服，反而更加和他們作对，流泪的眼睛放出仇恨的光芒，那苦苦的哀求变作憤怒的叫罵；他也更加生气了，发狂了，运用一切最毒辣、最殘酷的手段，对付这些人們。往后他慢慢又发现，和他家作对的并不只这些人，几乎四乡所有的人都和他們作对；人們朝他投过来那冷冷的、仇恨的目光，使他突然感到：有那么一天，这些人会把他毀掉。他一个人不敢走出圩子了，他睡觉也睡不安穩了，有时带着武装突然抓来一些他认为反抗他的人們，进行拷打和扣押起来，可是这仍然不能消除他的憤恨和解除他的恐惧。到了他十八岁上的时候，在他积极的要求和他母亲李三

姑奶的支持下，便找了一个非常合心的差事，接替总管家药葫芦当了亲区大队长。

这亲区是个什么？这亲区大队又是怎么回事？恐怕在国民党伪军政组织法上也找不到。这亲区和亲区大队，完全是李憐之独创的。李家圩子修起之后，李憐之便将圩子四周二十里地划作亲区，在亲区内没有别家一寸土地。住在亲区以内的人，也都是经过挑选的，有李家的亲族，有李家的爪牙，有李家认为可靠的佃户。住在亲区里的人比起住在亲区外的人的待遇，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都要优厚得多。比如租稞，区里就比区外轻，区里一律是对半分，区外是倒四六、倒三七，还有倒二八分的。区内除了租稞粮食之外，不收杂稞。杂稞包括鸡、鸭、鱼、鹅等等，鸡是一亩地一年交一只，还必须是三斤重的；猪是对半分肉。为什么要交杂稞，说这些鸡、鸭、鱼、鹅是生长在李家的土地上。住在亲区的人如果和区外的人发生了争执，首先惩罚区外的人。不过亲区以内派伕派款，应酬亲兵，为李家保鏢护院，为李家的少爷、少奶、小姐出差抬轿，受的罪也并不比亲区以外的人轻少。这亲区大队拥有三百余人，装备精良，其中大部分是李家的子弟兵和李家忠实的走狗。他们除了下乡催稞逼债之外，还负责保卫亲区。任何人进入亲区都得接受亲兵的检查，一般的官员进入亲区也得下马离轿，这里是真正的小朝廷。

李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出名的人物，这就是总管家岳岐凤，外号叫药葫芦。他这个外号是当地所有的人公认的，那么他这个药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说法却不一样；李家的人说是仙丹，当地的老百姓则说是毒药。所以叫他药葫芦，而不叫刀子，就是因为他杀人不見血。药葫芦自从继承了他父亲这管家大权之后，变本加厉，将一斗一的大斗改作一斗三，一斤二两的秤改